

博 士 后 文 库

B O S H I H O U W E N K U

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

LUOSIFU WAIJIAO SIXIANG YANJIU

赵志辉 /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战时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思想演变”的阶段性成果

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

赵志辉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 / 赵志辉著.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1110-536-0

I. ①罗... II. ②赵... III. ③罗斯福, F. D. (1882~1945)
对外政策—思想评论—IV. 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6483号

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

赵志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0)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812
发行部 0551-5108397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bf.ah.cn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53千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36-0

定价 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1933年,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之际,美国社会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国内的经济大萧条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基础,甚至危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国际上,法西斯主义日益崛起,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和平。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罗斯福实行了大规模的新政改革措施,成功领导美国人民度过了经济危机,完善了美国工业社会,推进了美国现代化进程。在对外关系上,罗斯福领导美国不但摆脱了孤立主义的纠缠,而且站在反法西斯国家一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罗斯福在领导美国人民赢得战争的同时,又把国内新政改革的目标和措施推广到世界,力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重建国际秩序,塑造美国主宰下的战后世界。但像众多的政治家一样,罗斯福历史功绩虽然不断受到人们的颂扬,但其外交政策的一些方面也备受批评与指责,从而使他成为最受争议的美国总统之一。

(一)本书的选题及其意义

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展开,研究人的思想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罗斯福外交的研究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课题,成果也相当丰硕。^①但是,中外学者大多着重探讨罗斯福政府的对外政策,而对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思想或理论涉及较少。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罗斯福是一位思想复杂、个性独特的政治家,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理论,在外交领域尤其如此。有一位传记作者指出,罗斯福明显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试验者”,他每天的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一些罗斯福的研究者认

① 关于罗斯福外交的史学,本书单列出来进行评述,参见第一章。

为,他不喜欢流行的各种理论和永久的绝对论,蔑视各种抽象的概念,他的这种特征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比在国内政策上的表现更为明显。^①事实上,尽管罗斯福不如其前辈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有深邃的思想,厌烦作严谨的逻辑分析,但罗斯福不仅思维敏捷,视野广阔,具有迅速把握问题核心和了解相关因素内部联系的能力,^②而且在许多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理论,即使在他不太擅长的经济学领域内,罗斯福同样如此。丹尼尔·弗斯菲尔德的研究表明,关于罗斯福不懂经济学的看法是错误的。^③罗斯福的助手李海等人认为,总统在历史和国际政治等领域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也有透彻的研究。^④罗斯福的思想虽然有些混乱,经常在同一个问题上有几个答案,在手段和方法上不是始终一致,是机会主义的,但在最终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他的行为主要是受他终身坚持的一系列的假设和原则的支配,为了实现目标,他不断尝试各种方法。1938年,当出版他第一届任期内的公开文件时,罗斯福坦率地承认,这些文件显示了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它们所显示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写道:“由于不断努力寻求解决现在和将来的问题而产生许多不一致,由于需要不断试验产生不一致,但是,通过这些,我们在广泛的目标上是一致和连续的。”^⑤罗斯福的国际关系思想正是在不断试验和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而产生的。

罗斯福对国际关系的兴趣由来已久。1897年,在格罗顿中学的一次辩论中,15岁的罗斯福就显示了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在此期间,他还大量阅读了马汉关于海权对历史影响的所有经典著作,这奠定了他后来的大海军学

①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罗斯福传》,商务印书馆,1995,第121、218、323、431~432页。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Apprenticeship* (Boston, 1952), p. 75. John Gunther, *Roosevelt in Retrospect* (New York, 1950), p. 110.

② Edward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49), p. 30.

③ 参见 Daniel R. Fusfeld,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④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1948), vol. 1, p. 194. 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1941), p. 50. Edward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p. 30. Samue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1950), 1944~1945 vol. p. X V. 威廉·李海:《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第372页。

⑤ Samue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28~1932 vol., p. X iii.

说的理论基础。

在任海军助理部长的 8 年时间里,罗斯福对国际关系的评论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中,他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问题和海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在 1919 年争取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辩论期间和 1920 年竞选副总统时,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已拓宽到国际事务的所有重大领域,他发表了大量的演说。1923 年,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努力克服因小儿麻痹症带来的烦恼,参加了博克奖金委员会举办的“维护和平最佳计划”竞赛,起草了一份建立新国际组织以取代国际联盟的计划。^① 20 年代,他积极规划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开设国际关系的课程,并帮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办一所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国际关系学院。^② 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他很少谈到国际事务。入主白宫以后,他虽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国内事务上,但正如罗斯福的助手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所指出的,实际上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比他在公开讲话和记者招待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要强烈得多”。^③ 在任职前两届期间,他主要致力于国内的新政。然而,从他的个人书信和 1937 年发表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隔离演说)来看,罗斯福对国际事务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赢得战争和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上。

笔者认为,罗斯福一生关注国际社会,重视外交。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丰富的国际新秩序的设计师。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作一番研究,将有助于加深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

笔者研究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罗斯福 1910~1945 年长达 35 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思想变化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福在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威尔逊时期对理想主义的看法,在 20 年代对理想主义的幻灭感,在三四十年代对孤立主义的态度和二战时期对自由国际主义的重建,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民的看法。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斯福是公众舆论的反应器,也是公众舆

① 该计划的内容参见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New York, 1949) 一书的附录,第 353~366 页。笔者在本书第九章对该计划做了简介。

②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Ordeal* (Boston, 1954), pp. 126~127.

③ James Aloysius Farley, *Jim Farley's Story*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48), p. 56. 引自 Willard Range, *Franklin D. Roosevelt's World Order*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59), p. X.

论的制造者。^①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特点在于,他对公众舆论有迅速的反应能力,他能从捉摸不定、纷繁复杂的公众舆论中抓住要害,并大胆地付诸实施。他对美国公众思想和感情的精确感应能力正是他得到公众支持的秘密。因此,研究罗斯福的思想和研究美国人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当然,与普通美国民众不同的是,即使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巅峰时期,罗斯福仍保留自己的看法。在 30 年代孤立主义盛行时期,他私下里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仅仅与孤立主义者共事或应付他们,但也不是与公众舆论完全地背离。

对罗斯福外交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外交的传统和原则,同时也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斯福以美国模式改造国际社会的思想一次次地复活,这从历届美国政府提出的世界秩序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二)本书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对罗斯福外交思想的研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罗斯福外交思想的来源;(2)罗斯福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3)罗斯福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本书重点探讨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本书除了序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为十章。第一章就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罗斯福外交的研究状况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简单评述。

第二章追溯了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几个重要来源,包括他的家庭、社会背景以及美国外交传统、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方面。第三章剖析了罗斯福复杂的思想和独特的个性对其处理外交事务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四章至第六章分析了罗斯福为赢得战争、恢复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在外交方面进行的思考。第四章研究罗斯福的睦邻思想,它是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最早提出的关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设想,并最先运用于改善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其最终目标是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在 30 年代,睦邻思想具体表

^① This is seen repeatedly in the two volumes by William Langer and S.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 and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罗斯福传》,第 342 页。William C. Bullitt, *How We Won the War and Lost the Peace*, *Life*, August 30, 1948, p. 87.

现为罗斯福推动西半球团结一致,形成反法西斯的联盟。第五章探讨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贯穿在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十三年中。为争取战争的完全胜利,罗斯福坚持不妥协的和平与无条件投降,并主张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势力。第六章梳理了罗斯福裁军思想的变化。无论是罗斯福战前的全面裁军呼吁,还是战时的局部裁军要求,都只能是罗斯福为恢复世界和平而提出的理想化的主张,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书的第七章至第九章是关于罗斯福为改造国际体系、重建战后世界而提出的种种设想。第七章旨在说明罗斯福反殖民主义思想的演变逻辑。罗斯福虽然极力反对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主张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门户开放式的国际体系,但为了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维持盟国内部的团结,战争后期,罗斯福无论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趋向妥协和保守。第八章国际新政思想论述了罗斯福为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而作出的经济上的安排。罗斯福把国内新政的改革措施和目标应用到国际社会,力图塑造美国主宰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九章论述了罗斯福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设计的战后集体安全模式。本书最后专辟一章就罗斯福的对华思想提出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罗斯福在抗战时期一直坚持中国大国地位的思想。

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包罗万象,因此,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要穷其究竟,恐怕难以办到,本书仅就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方面进行初步研究。无疑,中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已经在有些问题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如集体安全、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等等,笔者在吸取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些许自己的看法,或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但有些问题在学术界至今研究不足或少有涉及,如国际新政思想、国际裁军思想,对此,本书作了尝试性的分析。关于罗斯福的对华思想,本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此外,笔者就罗斯福外交思想的渊源以及罗斯福的思想、性格特征对其外交的影响作出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三) 引用史料的说明

对罗斯福的研究者来说,可以利用的资料实在太多。但对于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来说,有关罗斯福总统未公开的原始档案无法得到,这是笔者研究罗斯福外交思想的一个重大缺憾。所幸的是,在美国已整理出版的有关罗斯福外交的档案材料在我国国内多有馆藏,其中主要有:罗斯福的秘书塞缪尔·罗森曼编写、总统本人作序并加注的十三卷本的《罗斯福公开文件和演

说集》(*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该文件集基本按照罗斯福执政的年代顺序编撰,每年汇总一集,每一集又分类编写,利用起来十分方便,它是中国国内学者研究罗斯福外交思想的最好材料。罗斯福之子爱利奥特·罗斯福编写了三卷本的《罗斯福个人书信集》(*F. D. R. : His Personal Letters*),这是分析罗斯福内心世界的一套极好的书信集。该书采用编年体,把罗斯福一生的重要书信整理出版。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也是研究罗斯福外交的重要材料来源。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未馆藏二十五卷本的《罗斯福总统记者招待会全集》(*Complete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此外,罗斯福的家人和助手们撰写的回忆录和日记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有:爱利奥特·罗斯福的《耳闻目睹》(*As He Saw It*),罗斯福的妻子埃利诺·罗斯福的《铭记心头》(*This I Remember*),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二卷本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撰写的亲自参与政府决策的两本重要记录《形成历史的七项决定》(*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和《抉择时刻》(*The Time for Decision*),白宫参谋长李海的《我在现场》(*I Was There*),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三卷本的《秘密日记》(*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的《我所知道的罗斯福》(*The Roosevelt I Knew*),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为和平和战争尽职》(*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罗斯福的秘书罗伯特·舍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塞缪尔·罗森曼的《与罗斯福一起工作》(*Working with Roosevelt*)。

笔者在研究罗斯福外交思想过程中,除了利用国内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参考一些中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性著作,并吸取了其中的研究成果,转引了他们研究过程中使用的部分原始材料,这是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

(四)本书的有关章节(第一、五、九、十章)经过修改后,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罗斯福外交史学述评	1
一 早期研究:一致论时期(40年代中期~60年代初)	1
二 新现实主义和新左派的崛起(60年代初~70年代中期).....	4
三 新一致论的出现(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	7
四 “新保守史学”的兴起及其论战(80年代)	10
五 冷战后时期	13
六 国内研究现状	17
第二章 罗斯福外交思想的来源	20
一 罗斯福早年对外交的兴趣	20
二 马汉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徒	24
三 威尔逊与罗斯福的理想主义	31
四 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对罗斯福的影响	33
第三章 罗斯福的思想和性格特征	38
一 罗斯福:目标论者	38
二 罗斯福:务实的理想主义政治家	40
三 罗斯福:改革家	46
四 罗斯福:人道主义者	48

五 罗斯福:乐观主义者	49
第四章 国际睦邻思想	57
一 睦邻思想的渊源和背景	57
二 睦邻思想的形成与它的全球性	60
三 罗斯福睦邻思想的内容	64
四 实现国际睦邻的措施	68
五 结 论	73
第五章 反法西斯主义思想	75
一 反法西斯主义既是罗斯福的军事目标,也是其政治目标 ..	75
二 罗斯福对法西斯的看法	76
三 不妥协和平与无条件投降	81
四 清算军国主义和摩根索计划	86
第六章 世界裁军思想	91
一 早期的军国主义思想	91
二 裁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94
三 战时裁军思想的变化	98
四 罗斯福主张裁军的原因	100
五 结 论	102
第七章 反殖民主义思想	103
一 罗斯福反殖民主义的外交史学	103
二 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106
三 罗斯福反殖民主义的原因和制约因素	127
四 结 论	136
第八章 国际新政思想	138
一 国际新政的思想基础和目标	138

二 国际新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41
三 国际新政改革的指导原则	155
四 结 论	161
第九章 集体安全思想	163
一 二战前罗斯福的集体安全思想	
— 罗斯福对国际联盟看法的演变	163
二 战时罗斯福的集体安全思想	
— 大国警察制思想的形成和演变	173
三 罗斯福将四大国列为警察的原因	185
四 结 论	191
第十章 罗斯福的对华思想	193
一 罗斯福的中国情结	193
二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	196
三 罗斯福眼中的蒋介石	200
四 罗斯福对中共的看法	204
五 结 论	207
结束语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3

第一章 罗斯福外交史学述评^{*}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总统像罗斯福那样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任何总统像罗斯福在生前和身后招致如此多的赞誉和批评”。^① 罗斯福的外交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史学家们就罗斯福外交的成败及罗斯福外交和冷战起源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论,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我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罗斯福的对外外交,虽然仍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由于中外学者至今对罗斯福外交的研究多侧重于政策的视角,而不是外交思想方面,因此,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在回顾和评述罗斯福外交史学时,并未将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两个方面完全区别开来。

一 早期研究:一致论时期(40年代中期~60年代初)

罗斯福外交研究的早期阶段是从二战结束的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也就是冷战的前20年。我们根据其学术观点,可以将他们分为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修正学派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

正统学派的基本出发点是肯定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但他们在为罗斯福外交辩护的同时,往往也指出罗斯福外交存在幼稚的方面,从而表现出其立场的两面性。威廉·兰格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典型反映了这种倾向。他以美国需要保证大联盟的团结、赢得战争为基础,替总统外交行为辩护,但兰格又批评罗斯福痴迷于战后的国际组织,高估了苏联和德国单独

* 本章内容已经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① Bruce W. Jentleson, Thomas G. Paterson, eds., *Encyclopedia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vol. 1, p. 17.

媾和的危险,过于相信他左右斯大林的能力,在安抚苏联领导人方面让步太多。^①这种两重性也体现在两本研究战时外交的权威性著作中:威廉·麦克尼尔的《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和赫伯特·菲斯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力图把大联盟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同盟各国在目标、方法、世界观和外交行为上的相互冲突,为罗斯福的对苏政策辩护,但两人同样指责总统在战争期间天真地把政治和军事问题分开;对战后世界的看法表现出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他也没有真正认识斯大林,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②在《中国的纠葛》一书中,菲斯虽然对严厉指责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但也批评了罗斯福对华外交的幻想: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战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③

修正学派把罗斯福战时外交看作冷战的第一个回合,对战时美国外交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罗斯福战时外交的错误导致了苏联权力大规模的、不必要的扩张;美国在赢得战争的同时,又一次失去了和平。最早对战时外交提出批评的是二战前的孤立主义者和反干涉主义者,他们是30年代反对新政的保守派和反对美国参战的孤立主义分子。二战刚结束,他们再次发起反对罗斯福的运动,谴责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尤其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采取绥靖政策。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突出强调罗斯福政策的愚蠢,认为美国战胜一个专制魔王仅仅是为“另一个同样专制、残暴的极权主义政体”的胜利铺平了道路。^④威廉·张伯伦全面剖析了美国失去和平的原因:(1)总统从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具有同样的危险,美国外交应该是让苏联和纳粹德国相互残杀,而罗斯福却操纵美国人民和一个对自己并不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进行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2)为了恢复均势,罗斯福将这场战争视为无休止的冲突而不是有限的战争,结果创造了斯大林得以填补的巨大权力真空;(3)罗斯福又拒绝让英美军队,

① William L. Langer, *Turning Point of the War: Political Problems of a Coalition*, Foreign Affairs 26 (October 1947), pp. 73~89.

② 威廉·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861~866页;Herbert Feis, *Chu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96~598.

③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23~326,466~4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④ Wayne S. Cole,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A Historiographical Appraisal i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 (March, 1957), pp. 606~607.

而是让苏联军队进入关键地区,这一军事战略的实施使他一错再错;(4)为了确保战后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处,他试图满足斯大林的领土扩张欲望,也因此践踏了奠定这场战争基础的一系列原则。由于罗斯福犯了这些错误,斯大林得以控制大部分东欧、中欧和中国。^①

支持张伯伦的不仅仅限于孤立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一些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学者,如《纽约时报》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澳大利亚军事史学家切斯特·威尔莫特,他们指出:罗斯福为了尽快取得对轴心国的胜利,优先追求军事目标,把政治和战后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因此导致美国“政治上的失败”,这是美国失去和平的主要原因,它集中体现在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政策上;美国坚持诺曼底登陆的战略导致了苏联红军控制了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在没有把握占领柏林的前提下分割德国,而在德国崩溃前夕,又否决丘吉尔提出的进军中欧、东欧的建议。在远东,罗斯福为苏联不必要的对日作战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向一个未来需要用以遏制苏联的国家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鲍德温和威尔莫特提出的观点与张伯伦的论点极其相似,但是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他们对德国和日本威胁的现实以及美国参战的必要性未提出质疑;第二,他们未把战时外交的失败都归结到罗斯福身上。他们认为,政治上的幼稚不仅是总统,也是战时美国人民和政府部门的严重弱点,它是两百年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纯洁”所造成的。^②

对罗斯福战时外交持批评态度的还包括罗斯福战时的一些顾问和助手,如前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和约翰·迪恩将军。^③

另有一些在战后颇具影响的现实主义史学家则完全不同意对罗斯福外交的指责。他们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客观地分析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历史学家约翰·斯奈尔等人撰写的《雅尔塔的意义》。他们利用当时出版的雅尔塔会议记录,把雅尔塔会议放在二战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加以评价。他们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冷战主宰世界,而是为了打败法

① William Chamberlin, *America's Second Crusade*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50), p. vii.

② Hanson Baldwin, *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p. 24. Chester Wilmot,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pp. 12, 708~715.

③ William C. Bullitt, *How We Won the War and Lost the Peace*, *Life* 25 (30 August 1948), pp. 82~97. John R.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Our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New York, 1947).

西斯,需要维持盟国的团结;苏联权力扩张的现实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西方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除非无视公众舆论,与轴心国媾和,发动一场对苏战争;虽然斯大林违背了雅尔塔协议,虽然人们指责这些协议践踏了罗斯福的道德原则,但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罗斯福的让步是当时最好的选择。^①

50年代初,由于苏联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对战时政府内部所谓共产主义间谍的揭露,对罗斯福外交的批评深受公众的欢迎,并且导致了一批像约瑟夫·麦卡锡之流的共和党人通过谴责罗斯福的“叛国”而声名鹊起,甚至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指责罗斯福的“叛国”行为。50年代早期,雅尔塔会议已成为“可耻的失败的同义语”,人们把它和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相提并论。许多人认为,在将世界的一半让给斯大林的幼稚行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代理人的阴谋,其势力延伸到国务院,甚至白宫内部;这种势力控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以致帮助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②到60年代早期,史学家们对罗斯福战时外交的批评已达成一致的看法,并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例如,安妮·阿姆斯特朗、邹谠和加迪斯·史密斯等人对战时外交继续进行尖锐的抨击。^③

二 新现实主义和新左派的崛起(60年代初~70年代中期)

早期罗斯福外交史学研究的一致是和当时主宰美国政治的冷战紧密相联的。但到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贫困和种族问题再现,黑人民权运动兴起,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到幻灭。传统的冷战史学无法解释美国对古巴、圣地亚哥的干涉和对越南的战争,众多史学家开始修正他们对美苏冲突起源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的再次讨论导致了对罗斯福外交的重新解

① John Snell, ed., *The Meaning of Yalt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88~208. 类似观点也参见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69~71页; Willard Range, *Franklin D. Roosevelt's World Order* (Athens, Georgia, 1959), p. 180.

② Athan G. Theoharis, *The Yalta Myth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0); George N. Crocker, *Roosevelt's Roads to Russia*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59); 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r Lost*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3).

③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Gaddis Smith, *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 (New York, 1965); Anne Armstrong,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1).

释。一致论史学雄踞美国史坛的时代终于逝去了,接踵而至的则是一个各种主张林立的多元化时代,两个新的史学流派应运而生:一个是新现实主义学派,另一个是新左派。60年代国务院编辑的外交文件集为史学家们的重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罗斯福的战时外交实际上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要现实得多。这一论点首先在1963年约翰·斯奈尔所著的《幻想与必然》一书中得到有力的阐述。斯奈尔在比较了战时的盟国外交和轴心国外交后指出,是轴心国的领导人而不是罗斯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幻想基础之上,因此他们输掉了战争。斯奈尔再次重复凯南的观点:如果要打败轴心国,建立在苏美基础上的新的世界权力均势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既然美国绝不愿意继对轴心国的战争之后再发起一场对苏战争,那么,罗斯福战后合作幻想的破灭“实际上是时势发展的必然”。斯奈尔进一步认为,罗斯福的具体政策是非常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他试图把军事手段和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在维持联盟团结、调和盟国分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现实主义的典型事例表现在无条件投降政策上。^①

这一时期出版的一系列文章和专著进一步说明了斯奈尔的这些观点,其中有两本优秀的著作问世。他们虽然对罗斯福的外交提出了批评,但强调了它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罗斯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罗伯特·迪万向传统的观点提供了挑战。他认为,罗斯福不是被斯大林愚弄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公众和史学家被罗斯福在战时威尔逊式的演讲所迷惑,他的公开演讲和他的私下评论与实际行动是相反的。迪万认为,这些私下评论和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是一个笃信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家,他极力避免威尔逊所犯的理想主义的错误。在《罗斯福》一书中,詹姆斯·伯恩斯在评价罗斯福的世界秩序观时认为,即使罗斯福的目标不是实用主义,但主宰罗斯福外交行动的肯定是实用主义。^②

① John L. Snell, *Illusion and Necessity: The Diplomacy of the Global War, 1939~1945* (Boston, 1963), pp. 116, 137~143, 209~216. 雷蒙德·奥康纳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 Raymond G. O'Connor, *Diplomacy for Victory: FDR 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New York, 1971).

② Robert A.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9), pp. 72~98;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 (New York, 1970), p. 608.